

#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培养路径研究

浦译文

扬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25日

## 摘要

在数字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 媒介已深度融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 成为其认知世界、社交互动的重要载体。然而, 碎片化的媒介信息、多元的传播形态也给青少年带来了信息甄别困难、价值判断偏差、网络沉迷等诸多挑战, 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文基于数字时代媒介传播的特征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 界定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 结合江苏扬州、盐城两地5所中小学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086份)与深度访谈(100人)一手数据, 剖析当前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的现状与困境, 探究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 引入平台社会理论、算法素养研究等前沿视角,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带来的新挑战补充素养培养内容, 从家庭、学校、社会、媒介平台四方协同的视角, 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提出差异化培养路径, 包括具体课程大纲、评价指标草案及典型案例剖析, 为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引导青少年健康合理使用媒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 关键词

数字时代, 青少年, 媒介素养, 培养路径, 四方协同, 平台社会理论, AIGC, 差异化培养

## A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

Yiwen Pu

College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anuary 20,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9,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5, 2026

##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media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adolescents' study and life, becom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interact socially. However, fragmented media information and diverse communication forms have also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to adolescent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information screening, deviations in value judg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making media literacy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laws of adolescent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s of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in China with first-han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1086 valid on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100 participants) in 5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Yangzhou and Yancheng, Jiangsu Province. It explores the in-depth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dilemmas, introduces cutting-edge perspectives such as platform society theory and algorithm literacy research, supplements literacy training content in response to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and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paths for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social-economic backgr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of families, schools, society, and media platforms, including specific curriculum outlines, draft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ypical case analysis.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adolescents' media literacy and guiding them to use media healthily and rationally.

## Keywords

Digital Age, Adolescents,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Paths, Four-Party Collaboration, Platform Society Theory, AIGC,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人类社会已迈入高度信息化的数字时代。媒介形态从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逐步拓展为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为终端的短视频、社交软件、直播平台、自媒体等多元形态，信息传播实现了即时化、互动化、碎片化与个性化的转变。青少年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自成长之初便浸润在多元媒介环境中，媒介不仅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获取渠道、广阔的社交空间，更深刻影响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 19 岁及以下青少年网民规模达 1.91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7.6% (远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76.4%) [1]；青少年日均上网时长 2.8 小时，短视频、社交软件、网络游戏是主要使用场景。这一数据表明，媒介已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兼具双重属性：优质内容能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培养创新思维，助力青少年适应数字社会；而色情暴力内容、网络暴力、算法推送导致的问题，则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价值认知构成严重威胁。

媒介素养作为应对数字媒介环境的核心能力，指个体对媒介信息的认知、甄别、解读、创造与合理运用能力，以及对媒介本质、传播规律的理解和媒介互动中的自我约束与责任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便将其纳入全球教育议程，我国《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也明确提出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媒介素养作为核心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精准把握当前青少年媒介素养现状，本研究选取江苏扬州、盐城两地的 3 所城市中小学与 2 所农村中小学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86 份，有效回收率 90.5%；同时对 20 名

教师、30名家长及50名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仅32.1%的青少年能够准确辨别信息的准确度；45.3%的青少年曾接触过包含色情、暴力元素等内容；农村青少年媒介素养达标率(28.7%)显著低于城市青少年(56.2%)；小学阶段青少年网络沉迷发生率(18.9%)高于中学阶段(12.3%)。为精准把握当前青少年媒介素养现状，本研究选取江苏扬州、盐城两地的3所城市中小学与2所农村中小学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86份，有效回收率90.5%；同时对20名教师、30名家长及50名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仅32.1%的青少年能够准确辨别信息的准确度；45.3%的青少年曾接触过包含色情、暴力元素等内容；农村青少年媒介素养达标率(28.7%)显著低于城市青少年(56.2%)；小学阶段青少年网络沉迷发生率(18.9%)高于中学阶段(12.3%)。当前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培养体系不完善、家庭引导缺位、学校教育薄弱、社会协同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数字时代媒介特征，构建科学有效的培养体系，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媒介，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围绕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培养路径展开研究。

## 2.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界定

数字时代的媒介环境与传统媒介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其互动性、即时性、多元性等特征，对青少年媒介素养内涵提出了新要求。结合青少年认知发展特点与数字媒介传播规律，依托平台社会理论与算法素养研究视角，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应涵盖五个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维度，共同构成应对数字媒介环境及AIGC新挑战的综合能力体系。

### 2.1. 认知理解能力

认知理解能力是媒介素养的基础，指青少年对媒介本质、类型、传播规律，以及媒介信息产生机制、传播路径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数字时代媒介形态繁杂，青少年需清晰区分不同媒介的属性与功能，理解媒介信息是经传播者筛选加工后的产物，背后蕴含着立场、观点与价值取向[2]。同时，青少年需理解数字媒介的技术逻辑，如算法推荐的工作原理，针对AIGC技术，需初步了解AI生成内容的基本机制，知晓Deepfake、AI幻觉等现象的存在。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印证了这一能力的重要性，只有认清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与客观现实的差异，才能避免被误导[3]。

### 2.2. 甄别判断能力

甄别判断能力是媒介素养的核心，指青少年面对海量多元媒介信息及AI生成内容时，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价值性进行判断与筛选的能力。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介审核壁垒，信息良莠不齐，青少年因认知发展尚未成熟，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弱。AIGC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甄别难度，Deepfake生成的内容难以通过肉眼分辨。本次研究中仅32.1%的青少年能准确辨别信息真实度，仅27.5%能初步识别Deepfake内容，凸显了提升这一能力的紧迫性。

### 2.3. 解读创造能力

解读创造能力是媒介素养的进阶体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介信息的深度解读能力，即超越表面内容，挖掘深层含义与价值导向，尤其能对AI生成内容的立场、准确性进行剖析；二是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与传播优质内容的能力，即借助数字媒介平台及合规AI工具，表达观点、分享知识。数字时代媒介的互动性与AIGC工具的便捷性，为青少年内容创造提供了便利，部分青少年通过短视频分享科普知识、传统文化，实现了媒介的积极价值。

### 2.4. 自我约束能力

自我约束能力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保障，指青少年在使用数字媒介及AI工具过程中，能自我控制上网

时长、规范上网行为，抵制网络沉迷等诱惑。数字媒介的即时性、娱乐性容易让青少年产生依赖，本次调查显示小学阶段网络沉迷发生率高于中学，与不同年龄段自我控制能力差异密切相关。同时，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容易让青少年放松自我约束，出现言语过激、侵犯隐私等不当行为，需明确网络行为的道德与法律边界。

## 2.5. 责任担当意识

责任担当意识是媒介素养的升华，指青少年在媒介使用及 AI 工具应用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媒介伦理观念，自觉承担维护网络空间清朗、传播正能量的责任。青少年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传播者与创造者，其行为不仅影响自身，也会对他人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备责任担当意识，要求青少年传播信息前主动核实真实性，尊重他人隐私，拒绝网络暴力，在内容创造中坚守道德与法律底线。

## 3.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的现状与困境

### 3.1. 培养现状

随着数字媒介与 AIGC 技术的影响日益深远，我国政府、学校、社会对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政策层面，《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信息意识”“信息社会责任”等作为核心素养，《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青少年网络文明教育。学校教育层面，部分中小学通过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普及媒介知识，城市中小学中 42.3% 开展过相关教育活动，农村中小学这一比例仅为 15.7%，城乡差距显著。社会层面，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公益讲座、训练营等活动，主流媒体推出科普内容，部分网络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但总体来看，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均衡，针对新兴技术的素养培养缺位。

### 3.2. 主要困境

#### 3.2.1. 学校教育缺位，培养体系不完善

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在媒介素养培养中存在明显缺位。一方面，媒介素养课程尚未纳入全国统一课程体系，多数学校仅通过其他课程零散开展相关内容，缺乏系统性，课程内容局限于浅层知识，对算法素养、AIGC 风险应对等深层次能力培养不足，68.4% 的受访教师认为现有教学内容“缺乏深度与系统性”。另一方面，师资力量薄弱，仅 23.7% 的教师接受过系统的媒介素养培训，仅 11.2% 能熟练讲解 AIGC 相关风险，教学形式单一，多以理论讲解为主。此外，城乡学校教育资源差距显著，农村学校因资源有限几乎未开展相关教育。

#### 3.2.2. 家庭引导不足，认知与行为存在偏差

家庭引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部分家长对媒介素养重要性认识不足，采取简单禁止、限制方式，35.2% 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曾因家长过度限制而“偷偷上网”。部分家长自身沉迷数字媒介，48.6% 的家长日均上网时长超过 3 小时，32.1% 承认“经常在孩子面前长时间刷短视频、玩游戏”。同时，家长缺乏科学引导方法，仅注重时长控制，忽视信息甄别能力、算法素养的培养，部分家长因自身对新兴技术认知不足，无法提供有效指导。

#### 3.2.3. 社会协同不足，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需要多方协同，但当前各方力量缺乏有效整合，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社会层面，各类组织开展的培养活动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多为短期公益讲座，覆盖面有限，资源浪费严重。媒介平台层面，青少年模式功能不完善，内容筛选不够严格，对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存在漏洞，算法

推荐仍向青少年推送容易引发沉迷的娱乐内容，在媒介素养科普、正能量内容传播等方面投入不足。

### 3.2.4. 评价机制缺失，培养效果难以衡量

当前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评价指标不明确，尚未形成涵盖媒介认知、甄别、算法素养、AIGC 风险应对等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评价方式单一，多以定性评价为主，缺乏定量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忽视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动态发展与实际应用能力。评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培养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与反馈机制，影响了培养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 4.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困境的成因分析

### 4.1. 教育理念滞后，对媒介素养重视不足

传统教育理念对分数、升学率的过度追求，导致学校、家庭对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重视不足。学校教育中，媒介素养教育被视为“副科”“边缘学科”，难以获得足够资源支持，学校管理者认为其可通过学生自主使用媒介自然形成，忽视了系统培养的重要性。家庭教育中，家长多数将学习成绩作为衡量青少年成长的唯一标准，认为使用数字媒介会影响学习成绩，对媒介素养重要性缺乏认知，对新兴技术存在恐惧或漠视心理。

### 4.2. 资源配置不均，培养条件有限

资源配置不均是导致培养困境的重要物质原因。师资方面，我国缺乏专门的媒介素养教师培养体系，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有限，现有教师的媒介素养培训机制不完善，培训内容与实际教学需求脱节，很少涉及算法素养、AIGC 风险应对等内容。经费与硬件资源方面，城乡、校际差距明显，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育经费有限，硬件设施落后，网络覆盖不足，缺乏 AI 相关教学资源，仅 38.6% 的农村中小学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远低于城市中小学的 89.2%)，仅有 5.3% 的农村学校配备 AI 教学辅助工具。此外，媒介素养教育教材、教学资源缺乏，内容陈旧、针对性不强。

### 4.3. 协同机制缺失，多方责任落实不到位

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需要四方协同发力，但当前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层面，虽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但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与保障措施，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足，缺乏统筹规划与资源整合。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难以形成教育共识。社会与媒介平台参与培养的的积极性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协同育人格局尚未形成。

### 4.4. 媒介环境复杂，治理难度加大

数字时代媒介环境复杂多变，叠加 AIGC 技术快速发展，为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带来巨大挑战。媒介形态不断迭代更新，传播规律、技术逻辑更加复杂，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匿名性，使得信息难以被及时发现与治理。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信息视野的广度，不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AIGC 技术催生的 Deepfake、AI 幻觉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媒介环境的复杂性，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沉迷等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难度不断加大。

## 5.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的四方协同路径

针对当前培养现状与困境，结合数字时代媒介特征、AIGC 技术挑战及青少年成长需求，引入平台社会理论、算法素养研究等前沿媒介理论，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媒介平台四方协同的培养体系，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提出差异化培养策略。

## 5.1. 学校：筑牢主阵地，构建分层化、系统化教育体系

### 5.1.1. 制定分层递进的课程体系与大纲

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全国统一的课程体系，明确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特点，设计分层递进的课程内容与大纲(见表 1)，同时兼顾城乡学生的认知差异，补充针对性内容[4]。

**Table 1.** Layered and progressive course content and outline

**表 1.** 分层递进的课程内容与大纲

学段	核心目标	主要课程内容	教学形式	城乡差异化补充
小学 (1~3 年 级)	媒介认知启蒙，培养良好上网习惯，树立基础安全意识	1. 常见媒介类型与基本功能(电视、手机、电脑等)；2. 网络安全基础(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家庭信息)；3. 健康上网习惯(控制时长、选择适合儿童的内容)；4. 识别明显的暴力、色情图像及不良信息特征	游戏互动、动画教学、绘本阅读、主题班会、亲子共学任务	农村：增加乡村广播、农用信息平台等本土媒介认知；城市：补充地铁、楼宇广告等城市媒介形态的安全提示
小学 (4~6 年 级)	初步信息甄别，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建立基础媒介伦理观念	1. 媒介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流程(简单了解信息发布主体与审核机制)；2. 虚假信息的常见特征(夸张标题、无来源数据、情绪化表达)；3. 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的常见形式与应对方法；4. 尊重他人隐私，文明网络互动，不转发不确定信息	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情景模拟、实践体验、校园媒介小任务	农村：聚焦农产品相关虚假广告、乡村谣言的甄别；城市：侧重网络购物诈骗、社交平台隐私泄露防范
初中	提升甄别与解读能力，掌握算法基础逻辑，树立规范使用 AI 工具的意识	1. 批判性思维训练(分析信息来源可信度、传播立场与潜在目的)；2. 算法推荐的工作原理与影响(理性看待个性化推送，主动拓宽信息视野)；3. 媒介伦理规范(不传播不良信息、不参与网络暴力、尊重知识产权)；4. Deepfake 初步识别方法(观察图像异常、核实信息来源、交叉验证内容)	专题讲座、辩论比赛、媒介作品分析、项目式学习、AI 工具合规使用实践	农村：结合乡村政务信息、惠农政策解读训练信息甄别；城市：开展社交媒体算法推送实验，提升信息筛选能力
高中	强化创造与责任意识，深化算法素养与 AIGC 应用能力，明确媒介法律边界	1. 媒介内容创作(短视频、科普文章、自媒体运营，结合 AI 工具优化创作)；2. 算法素养(算法偏见、风险规避、个性化信息管理策略)；3. 媒介社会责任与法律边界(版权保护、网络言论规范、虚假信息传播的法律后果)；4. AIGC 深度应用素养(AI 信息甄别、AI 伦理、避免滥用 AI 生成不良内容)	实践创作、课题研究、专家讲座、跨学科融合教学、模拟媒介监管场景	农村：引导运用媒介与 AI 工具宣传乡村文化、助力农产品推广；城市：聚焦自媒体创作合规性、AI 生成内容的版权争议处理

### 5.1.2. 强化分层分类师资建设

构建“专项培养 + 全员赋能”的师资建设体系。高校相关专业增设媒介素养教育方向，培养复合型专业教师，定向输送至中小学，优先补充农村学校师资缺口。开展全员教师媒介素养轮训，采用“线上 + 线下”“理论 + 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学段教师设计差异化培训内容。建立“城乡师资帮扶机制”，组织城市优质学校教师与农村学校教师结对，搭建省级媒介素养教师资源库，将媒介素养教学能力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 5.1.3. 创新教学实施模式

推进媒介素养教育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将其融入语文、道德与法治、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学中。打造差异化实践教学载体，城市学校依托优质媒介资源，组织学生走进媒体机构、互联网企业开展研学；农村学校结合本土特色，开展“乡村媒介宣传计划”。搭建校级媒介素养实践平台，如校园广播站、公众号、短视频账号，为学生提供内容创作与传播的实战场景[5]。

## 5.2. 家庭：筑牢第一道防线，构建陪伴式引导体系

### 5.2.1. 树立科学引导理念

家长需转变极端教育理念，树立“陪伴式引导”意识，主动学习媒介素养知识，了解数字时代媒介特征与 AIGC 技术风险。结合评价指标，针对孩子所在学段的核心素养目标开展引导，小学阶段重点关注“自我约束”维度，初高中阶段侧重“算法素养”“AIGC 风险应对”引导。同时，家长需以身作则，规范自身媒介使用行为，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

### 5.2.2. 搭建家校沟通桥梁

建立常态化家校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媒介素养学习情况与评价结果，同步学校的教学重点与引导方向，形成“学校教、家庭练”的协同格局。针对孩子素养短板，与教师共同制定个性化提升方案，强化薄弱能力训练。

## 5.3. 社会：搭建支撑平台，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

### 5.3.1. 整合资源搭建实践平台

政府牵头，联合科研院所、媒体机构、公益组织、互联网企业等主体，搭建覆盖城乡、适配不同学段的青少年媒介素养实践平台。针对小学生，打造媒介启蒙体验馆、儿童媒介安全科普基地；针对初高中学生，设立媒介实践工作站、AI 伦理实验室，开展短视频创作大赛等活动。兼顾城乡差异，农村地区重点搭建本土化实践平台，开展“媒介助农”实践活动；城市地区打造前沿媒介技术体验平台。

### 5.3.2. 建立素养监测与帮扶机制

依托评价指标，构建青少年媒介素养常态化监测体系，定期开展城乡、不同学段青少年媒介素养普查。针对素养薄弱群体，开展精准帮扶：为农村青少年提供免费媒介素养培训、捐赠科普资源；为沉迷媒介、信息甄别能力薄弱的青少年提供一对一辅导、心理干预，制定个性化提升计划。

## 5.4. 媒介平台：坚守责任底线，构建源头治理与赋能体系

### 5.4.1. 强化内容审核与风险防控

平台需升级内容审核技术与机制，建立青少年专属内容审核标准，重点防控 AIGC 生成的内容、Deepfake 等风险。针对不同学段青少年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小学阶段优先推送启蒙教育、益智娱乐类内容；初高中阶段平衡内容多样性与安全性，减少过度娱乐化内容推送。针对城乡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习惯差异，优化内容供给，为农村青少年补充本土化内容，为城市青少年推送前沿科普内容。

### 5.4.2. 深化与多方协同合作

媒介平台需主动与学校、社会机构开展合作，共建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生态。与学校合作开发教学资源，提供真实的媒介案例、算法模拟工具；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媒介素养公益项目；与科研机构合作，围绕青少年媒介使用行为、算法影响等课题开展研究。此外，平台需公开青少年媒介使用数据与内容审核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 6.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评价指标草案

本评价指标草案基于前文界定的青少年媒介素养五大核心内涵，结合平台社会理论、算法素养及 AIGC 风险应对需求，兼顾城乡差异、学段差异与社会经济背景差异，构建“基础维度 + 拓展维度 + 分级标准”的三维评价体系。

## 6.1. 评价指标核心框架

本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三个层级，一级指标对应媒介素养五大核心内涵(认知理解能力、甄别判断能力、解读创造能力、自我约束能力、责任担当意识)，二级指标拆解各核心能力的关键维度，三级指标明确具体评价要点；增设“拓展维度”，聚焦算法素养与 AIGC 应用素养。评价采用“定量 + 定性”结合方式，定量指标通过问卷、实操测试获取数据，定性指标通过观察、访谈、作品分析等方式评定(见表 2) [6]。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media literacy for adolescents in the digital age

**表 2.**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方式	城乡差异化补充要点
认知理解能力 (20%)	媒介类型与功能认知	区分传统与数字媒介类型及功能；了解媒介信息呈现特点与传播规律；知晓本土常见媒介形态应用场景	问卷作答、情景识别测试	农村：侧重乡村广播、农用信息平台认知；城市：侧重社交平台、直播平台认知
	媒介信息产生机制认知	理解媒介信息的非客观性；识别信息发布主体立场；知晓信息审核机制流程	访谈、案例分析作答	农村：结合乡村谣言、农产品广告逻辑；城市：结合自媒体、算法推送机制
	技术逻辑认知	了解算法推荐原理与影响；知晓 AIGC 生成机制及局限；认识 Deepfake 等技术现象	实操测试、问卷作答	农村：简化术语，结合 AI 农用工具；城市：增加算法实验、AI 内容生成实操
	拟态环境认知	区分媒介虚拟环境与客观现实；理解媒介对价值观的潜在影响	essay 写作、小组辩论	无明显差异
甄别判断能力 (25%)	信息真实性甄别	通过来源、数据等判断信息真伪；掌握信息特征；对不确定信息交叉验证	信息甄别测试、问卷作答	农村：侧重农产品广告、乡村政策谣言；城市：侧重网络购物诈骗信息
	AI 生成内容甄别	识别 Deepfake 内容；区分 AI 与人工创作内容；警惕 AI 幻觉错误信息	实操甄别测试、案例分析	无明显差异
	信息价值性判断	筛选优质内容；判断信息客观性	内容筛选测试、观察记录	农村：增加乡村风俗信息判断；城市：增加网络暴力、极端言论判断
	算法推送信息甄别	识别算法推送特征；判断算法内容导向	访谈、媒介使用行为分析	农村：结合惠农与娱乐内容算法差异；城市：结合学习与娱乐内容算法差异
解读创造能力 (20%)	信息深度解读	挖掘信息深层含义与传播目的；理解差异化解读视角；剖析 AI 生成内容立场	案例分析报告、访谈	农村：结合乡村政务、惠农政策解读；城市：结合社交媒体热点、AI 评论解读
	媒介内容创造	创作符合伦理的内容；结合 AI 工具优化作品；创作内容具积极导向	作品评析、实操创作测试	农村：鼓励乡村文化、农产品推广内容；城市：鼓励科普、社会责任类内容
	内容传播能力	选择合适传播平台；规范传播行为；评估传播效果	实操传播测试、数据分析	农村：侧重乡村广播、本地社群传播；城市：侧重社交平台、自媒体传播
自我约束能力 (15%)	上网时长控制	遵守上网时长规定；平衡媒介使用与生活；自我调控媒介诱惑	行为观察记录、家长/教师评价、问卷作答	无明显差异

续表

	上网行为规范	不参与网络欺凌；规范使用 AI 工具	行为观察、访谈、平台记录查询	无明显差异
	隐私保护能力	不透露敏感信息；正确设置隐私权限；应对隐私泄露风险	情景模拟测试、问卷作答	农村：增加乡村社群个人信息保护；城市：增加网络购物、账号注册隐私保护
责任担当意识(15%)	信息传播责任	核实信息真实性；抵制网络谣言	行为观察、访谈、问卷作答	农村：侧重乡村谣言抵制；城市：侧重社交平台信息的筛选
	网络伦理践行	尊重他人观点与隐私；坚守道德底线；遵守 AI 伦理规范	访谈、案例判断、作品评析	无明显差异
	社会价值传递	传播正能量；参与网络文明建设；运用媒介助力社会	作品评析、活动参与记录、访谈	农村：助力乡村文化传播、农产品推广；城市：参与网络公益宣传
拓展维度(5%)	算法素养	识别算法偏见与风险；调整算法推送设置；理性看待算法内容	访谈、实操测试	无明显差异
	AIGC 应用素养	合规使用 AIGC 工具；学习 AIGC 伦理法律知识；规避版权风险	实操测试、案例分析	无明显差异

## 6.2. 分级评价标准

本指标体系采用百分制评分，根据总分划分为四个等级：

1. 优秀(85 分及以上)：熟练掌握各维度核心能力，具备较强的算法素养与 AIGC 应用能力，能主动应对各类风险，积极传递正能量；
2. 良好(70~84 分)：较好掌握各维度基础能力，对算法与 AIGC 有基本认知，能识别常见媒介风险并合理应对；
3. 合格(60~69 分)：掌握核心基础能力，对媒介认知与风险识别有初步了解，但算法素养、AIGC 应用能力较弱；
4. 待提升(60 分以下)：核心能力缺失较多，信息甄别、自我约束能力薄弱。

## 6.3. 评价实施说明

采用“四方联动”评价模式：学校负责核心能力的定量测试与作品评析(40%)；家庭负责日常行为观察与自我约束能力评价(20%)；社会机构负责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评价(20%)；媒介平台提供使用行为数据支撑(20%)。小学阶段每学期开展 1 次综合评价；初高中阶段每学期开展 1 次综合评价、1 次专项评价，建立成长档案。评价结果用于制定个性化提升计划、调整培养策略、评估培养成效。

## 7. 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的总结与展望

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媒介迭代与 AIGC 技术兴起，既为青少年成长赋能，也对其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青少年作为数字社会未来主体，其媒介素养关乎个人发展与网络生态。本文结合调研数据与相关理论，明确青少年媒介素养核心内涵，剖析校、家、社、媒介平台四方培养困境及成因，构建四方协同的差异化培养路径与评价指标，为实践提供理论与操作支撑。

研究表明，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需四方协同发力：学校筑牢教育主阵地，家庭做好科学引导，社会强化资源保障，媒介平台坚守责任底线。唯有形成育人合力，实施差异化培养，才能破解培养难题，帮助青少年提升核心媒介能力，应对新兴技术风险。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调研范围仅覆盖江苏两地，样本代表性有待拓展；针对 AIGC 带来的新型风险，培养策略与评价指标需持续优化。未来可扩大调研范围，聚焦元宇宙、AI 大模型等领域，完善协同培养体系与实践案例。

青少年媒介素养培养是长期系统工程。随着技术发展与社会协同发力，科学的培养体系将逐步完善，助力青少年提升媒介素养，理性运用媒介技术、传递正能量，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成为数字社会合格建设者。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4: 96.
- [2]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4-36.
- [3] 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 江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18.
- [4] 教育部. 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5] 张志安, 沈国麟. 媒介素养: 理念、认知与实践[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15.
- [6] 陈昌凤. 媒介素养教育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99.